


撰文：Diana Schoberg
攝影：Monika Lozinska

A photograph of two women laughing together outdoors. The woman on the right has blonde hair and is wearing a bright orange sleeveless top. The woman on the left has long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pink long-sleeved top. They ar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uilding with white-framed windows and a dark wooden door. The scene is bright and cheerful.

史蒂芬妮·沃拉德從南半球到 世界屋頂，探索一個人是否能改變世界





在傳來巴士抵達的消息前，這間日照充足的房間充滿縫紉機的喀嗒聲。一聽到這消息，十幾個穿著粉紅色長衫的女性魚貫走進尼泊爾加德滿都的七女中心 (Seven Women Center) 的中庭。當一群由一名高大金髮女子率領的澳洲女性穿過鐵門走進來之際，她們全都開心微笑。

史蒂芬妮·沃拉德 Stephanie Woollard 彎腰讓該中心的簿記及識字講師桑迪雅·卡吉 Sandhya Khadgi 在她的前額點上紅色硃砂，在她的頭頂別上紅色花瓣以示歡迎。與沃拉德同行的是她一群扶輪社員及朋友，前來參觀這間由她所創立、目標是改善尼泊爾婦女生活的機構。

現年 34 歲，身為墨爾本 (Melbourne) 扶輪社社員的沃

拉德初見卡吉時，是一名 22 歲的導遊，熱中社會正義，具有與人混熟的天分。2006 年在帶領一個旅行團到加德滿都之後，她多留一個星期來探索這座城市蜿蜒的街道和隱藏的通道，其糾結複雜程度就如頭頂上的電線一般。她很快與商店老闆成為朋友，後者邀她喝茶，聊他們的生活。

她說：「我是個好奇心很強的人。」

有一天，沃拉德注意到一位有侏儒症的女性拖著兩個沉重的袋子走進一間只有三面牆壁和屋頂的鐵皮屋。它沒有門；衝動之下，沃拉德跟著這名女性走進去。

另一個會說點英文的女性告訴沃拉德這間鐵皮屋裡住著 7 名殘障女性，賣肥皂及蠟燭勉強維生。在尼泊爾，許多

上：中心主任阿妮塔·寇爾 (左) 說：「許多女性提到一走進七女中心的大門便感覺到平靜。我也有同感。」

下頁：加德滿都谷地的斯瓦揚布納特 (Swayambhunath) 是尼泊爾的佛教最高聖地之一。

前頁：這些女性渴望向史蒂芬妮·沃拉德報告七女中心自她上次到訪以來的最新發展。桑迪雅·卡吉說：「在其他地方，當高級經理人來時，他們只會獲得老闆地位的對待和尊敬。我們這裡沒有這種感覺。我們感覺像是一家人。」

人認為殘障是前世罪孽的報應。其中一名女性幼年時從樹上摔下來，傷口不曾獲得治療；另一位腳受傷卻因為她的家人沒有醫藥費而被迫截肢。卡吉——她也是沃拉德那天所遇見的女性之一——出生時下巴畸形，外出時都以口罩遮掩。

卡吉說：「當史蒂芬妮走進鐵皮屋時，我覺得很緊張，因為要面對尼泊爾以外的人。在我們社區，因為我的畸形，大家都躲避我。」可是她有一種感覺沃拉德不一樣。

這次的經驗一直縈繞在沃拉德腦海。她打電話回家，問她媽媽該怎麼辦。她低聲自問：「一個人可以促成改變嗎？」

她決定用她所剩的 200 元

澳幣來找尋答案。

透過她在尼泊爾認識的人，沃拉德雇用了兩個人來教導這 7 名女性編織手提袋、手套，和帽子。等到她搭機返國時，她們已經做好 12 件作品，她將其塞入行李箱，賣給澳洲的朋友。同時，這些女性繼續編織，沃拉德尋找她們作品的銷售管道。

當時就讀墨爾本樂卓伯大學 (La Trobe University) 的沃拉德加入一個重點在打擊人口走私的團體，她請其他成員在校園裡設立一個攤位來賣這些尼泊爾女性的作品，可是銷售情況不如她所預期。她漸漸明白人們只看到這些作品，沒有看到背後的那些女性。於是她開始在校園各處對人群談話，讓他們對於這群她現在稱

為「七女」的人產生興趣；不久後，銷售額達到每星期 800 美元。盈餘都送回尼泊爾，用於更多訓練，讓那些女性可以製作品質更高的產品。很快她們獲得澳洲各地公平貿易銷售點的訂單。

她開始在校園各處對人群談話，讓他們對於這群她現在稱為「七女」的人產生興趣。

這個事業也歷經一些成長痛。發現產品大小不一致時，沃拉德明白這些女性必須學會用尺。閱讀和填寫訂購單的需求變成識字課程。沃拉德





沃拉德在加德滿都擁擠的街道探索時，遇到最初的那七位女性。

努力尋找會吸引澳洲市場的產品，利用網路搜尋圖片，在尼泊爾時，她就趴在飯店房間的地板上，利用加德滿都大賣場買來的材料製作圖案。她和這些女性一起努力想出一些符合她們技術能力和市場需求的設計。她希望這是她們的事業，不是她的。

墨爾本扶輪社員包伯·費爾斯 Bob Fels 說：「所有出錯的事，她都把其轉化為學習經驗。她在這方面很有創意。她親自參與一切。她很務實，受到想要助人的力量所驅使。她準備好全心投入。」

七女中心提供一個喘息空間，躲開許多尼泊爾女性生活中所面臨的歧視及暴力。

在加德滿都——全世界污染排名第五嚴重的城市——汽車喇叭震天價響，空氣中及街道上佈滿令人呼吸困難的灰塵。七女中心提供一個喘息空間，躲開這些以及許多尼泊爾女性生活中所面臨的歧視及暴力。該中心主任阿妮塔·寇爾 Anita Kerr 說：「史蒂芬妮來訪時，我們都很興奮。一直都有新事物在產生。我們在成長，這些女性在改變。她們更有自信。」

在這個七月的日子，扶輪社員參觀的第一站是縫紉

室，有五、六名女士坐在機器前。她們只是該中心服務之眾多女性的其中幾位；大多數都是在家工作，以便把縫紉或編織融入照顧小孩及其他家務之間。這些女性剛剛完成一件大訂單，之前幾個月都在忙著為一間法國新客戶出貨。現在，她們開始進行當地一家旅遊公司 1 萬個友誼手環的訂單。

寇爾介紹這些女性，並簡短講述她們的故事。一名以前每天要洗 16 小時的碗盤直到雙手皮膚裂開的 17 歲女孩，現在住在中心裡，在這裡她可以接受教育，並可領取津貼讓她可以寄給父母。有朝一日，她想要自己開裁縫店。另一名女性是一個不曾放棄女兒的單親媽媽，即使在尼泊爾社會女孩被視為累贅。還有一個每天花 3 小時搭公車來回該中心的女性，因為在她的家暴丈夫為另一個女人拋棄她後，這裡是一個讓她感到安全快樂的地方。她說：「我覺得這裡是我的家。」

縫紉室牆壁上掛著一條橫旗，描述蝴蝶的生命週期：那是這些女性用來描述她們的人生因為七女之家而轉變的譬喻。她們剛來時是毛毛蟲，該中心是繭，保護她們，讓她們接受包括餐飲、識字，及財務等技能的訓練。當她們賺錢時，她們就是蝴蝶，能夠擺脫貧窮、暴力，及壓迫。一旦她們的轉化完成後，她們便能夠與他人分享她們的技能——教導她們自己村莊裡的女性如何

閱讀和寫字，繼續在七女中心工作，或是自己開店或創業。

寇爾也有自己的蛻變故事。她住在離印度邊界不遠的村莊，就學期間，她常會想那些輟學的女孩發生了什麼事。後來她看到她們帶著自己的嬰兒。在尼泊爾的貧窮村莊，每個人家食指浩繁，女童往往早早出嫁或送到修道院。

有一天，她目睹一位女孩被 3 名男子從校園強拉去相親結婚。寇爾回憶說：「她看起來好害怕。我感到生氣，我也感到痛苦，因為這樣的事發生在女性身上很不公平。」

寇爾希望自己的人生不限於此。14 歲時，她留給家人一封信，告訴他們不要找她，然後搭上她看到的第一輛公車前往一個她不曾去過的小鎮。所幸，她遇到一位親切的女老闆，幫助她找到安全的住所及在幼稚園煮飯的工作。後來，她在加德滿都一間精品飯店擔任管理職，也是唯一的女性員工。

寇爾說：「我總是覺得我是要成就大事的。」

她在七女找到這件大事。到了 2012 年，七女中心的製造業務經營得很順利。雖然該組織原來鎖定殘障女性，其他許多處於絕望情境的女性也尋求協助。沃拉德搜尋地點設立新中心，並聘請寇爾來管理。

同時，沃拉德本人也面臨抉擇的十字路口。她說：「作為企業家的喜悅是在一開



在縫紉室受過訓練後，大多數的女性回到自己的村莊，以便照顧子女。在那裡，她們按自己的時間安排來製作產品。



始的時候——和那 7 位女性一起把事情弄起來，一起經歷挑戰。中心已經運作一陣子，我們已經克服危機。我之前都一心一意，在尼泊爾。現在我想要更瞭解這個世界以及我能發揮最大影響力的地方。」

接下來她應該做什麼？扶輪幫助她找到方向。

運用商業原則在社區推動善行很重要，因為這樣才有責任制度。

自從沃拉德家鄉的愛芬侯 (Ivanhoe) 扶輪社給七女中心 1,000 美元——第一批捐款之一——購買訓練最初那 7 名女性的材料以來，扶輪社員便一直是她的盟友。（今天，扶輪社員的捐款是透過澳洲扶輪世界社區服務來管理。）後來，在大學時參加扶輪青少年領袖獎計畫之後，沃拉德受邀在各場扶輪地區年會中設置攤位販售七女中心的产品。

在其中一場年會中，沃拉德得知扶輪和平獎學金並決定申請。

她就是在那時候認識從和平獎學金開辦以來就一直參與相關事務的墨爾本扶輪社社員費爾斯。費爾斯看到沃拉德的行動力以及她與尼泊爾弱勢女性，以及與澳洲等地部份有力人士建立關係的能力。他



桑迪雅·卡吉教導尼泊爾語課程。



中心的女性獲得簿記及其他職業的技能。

說：「她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令人讚嘆。」

2013年，沃拉德開始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扶輪和平中心的學業。她學習解散動員、去除武裝、協商、調停。她說：「那真是大開眼界。我記得在某些課程中大受震撼，心裡想：這個世界真的是這樣運作的嗎？」

在她前往瑞典之前，費爾斯給了沃拉德一些扶輪旗幟，要她到了該國分送出去。她開玩笑說：「當時我心裡想：『我要怎樣才可以把那些旗子送走？』」可是很快她就發現那些旗幟和它們促使她前去的扶輪社，正是讓她能以不同的方式來體驗瑞典的關鍵。她也了解到扶輪社員的價值觀與她有多相符。

她回到澳洲後加入墨爾本扶輪社。她發現自己運用了她扶輪社友的商业敏銳度及堅

實的道德觀。她說：「運用商業原則在社區推動善行很重要，因為這樣才有責任制度。你不是在製造依賴，你是在賦予她們能力——給她們一份工作和收入。」

沃拉德的工作促使同地區的扶輪社員提名她角逐扶輪負責企業獎；2016年11月，在聯合國扶輪日那一天，她前往聯合國總部接受這項榮譽。

另外一位墨爾本扶輪社輔導員包伯·葛林德曼 Bob Glindemann 說：「她不曾停止學習。那是讓我最驚訝的一點。她不斷問問題，如果她不懂某件事，就會不斷深入挖掘。我認為這種好奇心是真正驅使她前進的東西。毫無疑問，那也是驅使她走進那間鐵皮屋的動機。」

澳洲的扶輪社員聚集在一個裝飾著經幡的房間裡的大木桌周圍，而桑德雅·卡吉把

尼泊爾語的字彙整齊寫在白板上。她問他們：「你們準備好了嗎？」當她開始給他們小考時，親切的態度很快轉變為操練教官模式。她提問「謝謝」，扶輪社員回答 dhanyabaad。然後她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點人回答，當他們的舌頭說到打結時，大家都哄堂大笑。

各種不同的企劃給予這些女性機會去追求她們覺得有收穫的事業。

像澳洲扶輪社員這樣的訪客來該中心學習語言、烹飪，及手工藝課，由這些女性授課，後者獲得琢磨接待應對技巧的寶貴經驗，以及練習英



這些女性把阿妮塔·寇爾（左）看作是母親。



澳洲扶輪社員珍妮·佛斯特（左起）、史蒂芬妮·沃拉德、蘇·甘蒙 Sue Gammon、及蘇西·寇爾 Susie Cole 討論協助七女中心成長的方法。在回國後，她們協助沃拉德舉辦一場活動，為七女之家的附設旅社募集了 7 萬 5,000 澳幣。

文的機會（寇爾說，過去 17 個月來有超過 1,100 人次上過烹飪課）。在上課後，訪客參觀賣店，可以購買手工製的喀什米爾圍巾、絲製服飾，以及毛氈做的裝飾品。該中心目前在募款來整修一間 13 個房間的附設旅社。當人們在網路查詢這間旅館，他們便可讀到這些課程的相關訊息。

各種不同的企業給予這些女性機會去追求她們覺得有收穫的事業。接受教育到 10 年級的卡吉想要做更靠頭腦的工作，因此寇爾先問她是否願意接受識字教師的訓練，後

來鼓勵她嘗試會計。卡吉說：「每天都要記帳，但我一竅不通，讓我很害怕。我從小事情做起，在一直做一直做之後，我現在一切都能處理。現在我覺得非常自豪。」

七女中心體系的另一部份是親手參與 (Hands On Development)，這是沃拉德在 2012 年帶領一些遊客參觀七女中心及尼泊爾其他景點之後所創立的旅遊公司。沃拉德在聽到遊客表示這趟旅程如何影響他們之後，就靈光乍現。她說：「我心想或許我也可以和其他人分享尼泊爾，改變他們

「你慢慢瞭解到像尼泊爾這樣的國家的需求以及沃拉德想要出手相助的原因。」

的人生。」每一年，該公司都有幾次專門為扶輪社員及其親友舉辦的行程。

在該中心一次蒸氣繚繞的烹飪課中，這次行程的 19 個人學習煮蔬菜咖哩、醃番茄，及米布丁。澳洲艾森登 (Essendon) 扶輪社社員珍妮·佛斯特 Jenny Foster 以及數位扶輪社員放下刀子和砧板，舉行場邊臨時會議，在嘈雜聲中，一起腦力激盪扶輪要如何協助七女中心擴展。房間裡處

處可聽到「全球獎助金」及「職業訓練小組」等扶輪術語。這樣的場景在這趟行程中數度重演。

與所屬扶輪社主辦一場七女中心紀錄片的放映會來為該組織募款的佛斯特，與 20 歲的女兒一起參加這次行程。她說：「你可以看到七女中心的工作，可是你也必須看看這樣子計畫的背後的故事。走進村落，爬上去看看寺廟，認識當地人——你慢慢瞭解到像尼泊爾這樣的國家的需求以及沃拉德想要出手相助的原因。」

必瑪拉·塔曼 Bimala Tamang 現年 19 歲，她來自喜馬拉雅山深處的村落貝提尼

(Betini)，要到加德滿都得先步行 8 小時，再搭 6 小時的車才能抵達。貝提尼的童婚比例在該國最高，塔曼大多數的朋友都已經有好幾個小孩。

童年時的塔曼在哥哥走路學時——來回要 5 小時——就跟著去。在尼泊爾，一個家與其花錢讓女孩上學不如把錢省下來當嫁妝，可是在塔曼的請求之下，她的祖父母——在母親生她時因併發症過世後便與其同住——同意出錢讓她上學。

當七女中心把識字計畫推廣到該村莊時，塔曼是她們在村子裡所能找到受過最高教育的女性——不管是成人或兒童。雖然她只有 17 歲，七女

中心還是要求她教導村裡的其他女性。

接著七女中心在貝提尼開辦小額貸款計畫，今天，這些女性擁有自己的商店及餐廳，目標顧客是 2015 年強震後協助重建的賑災工作人員。寇爾說：「必瑪拉居功厥偉。」

當媒妁之言的婚姻危及塔曼成為社工人員的夢想——母親難產身亡促使她想把工作重點放在母親與孩童的健康——她也是在加德滿都的七女中心找到庇護，並繼續接受教育。

塔曼滿臉笑意走進來時，沃爾德、寇爾，和澳洲扶輪社員正聚集在教室裡的大木桌



必瑪拉·塔曼已經成為同村村民的角色模範，他們看到她的成功，也開始送自己的子女上學。她說：「如果我沒有上學，我會已經生小孩。重點在於背景：如果媽媽沒有受教育，她們也會期待子女跟自己一樣。」

吃午餐。她通過了 12 年級的檢定考，這表示她等同中學畢業，可以就讀大學。扶輪社員熱烈鼓掌與歡呼。

「我以前會懷疑女孩能有什麼成就。現在我已經成為角色模範。」

她說：「我以前會懷疑女孩能有什麼成就。現在我的祖父母告訴我：『妳不必結婚。妳必須做好事，做給村民看。』我已經成為角色模範。他們很開心見證這一切。」

參與

想要表達對七女中心的支持嗎？在貴社舉辦放映紀錄片〈帶來光明：七女中心的故事〉(Bringing the Light: The Seven Women Story) 的活動，或成為該組織的親善大使。方式請參見 sevenwomen.org/involove。

促進和平

自扶輪和平獎學金在 2002 年開辦以來，已經有超過 1,200 名得獎人。扶輪地區正在招募下一批和平生力軍。詳情請參見 rotary.org/peace-fellowships。



烹飪課讓對觀光及餐旅有興趣的女性獲得職業經驗以及練習英文的機會。

